

0677

6275 37.8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社会主义认识史上的巨大飞跃

——论我党对社会主义发展
阶段的探索和贡献

郭伟 周治滨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1991年7月

社会主义认识史上的巨大飞跃

——论我党对社会主义发展 阶段的探索和贡献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郭伟 周治滨

内 容 提 要

对当前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或首要问题。本文拟就建国以来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发展和提出初级阶段理论在社会主义认识史上的巨大意义，进行一些新的分析和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积极有益探索主要集中在 1956 年前后、1958 年到 1959 年上半年、1962 年前后三个时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主要是：明确我国的历史发展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尚未完成；提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并试图划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初步注意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逐步有所认识。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些探索主要有两个局限，一是对基本国情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因而未能从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特殊历史条件出发，坚定不移地将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而且总是犯超阶段冒进的错误；二是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马、恩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历史差距，不免经常从马、恩的构想中去寻找标准和答案。这些局限，加上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复杂影响，使我们党的认识一度出现严重失误，提出了“大过渡”理论。但是，这些开创和贡献与局限和失误并存的认识过程，毕竟为以后在认识上的飞跃提供了可资借鉴

的思想材料。

十二大前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开始酝酿重大突破。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全面系统的论述，实现了30多年来我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新飞跃。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在于不是“泛指”而是“特指”，这就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阶段的社会性质紧密结合起来，突破了马、恩对将来社会的构想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理论盲点，从而填补了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在发展阶段认识上的空白。实际上，经典作家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规定过什么一成不变的“模式”，如果我们不能摆脱对他们的设想的机械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必然会处于一种扭曲状态。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我们对于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把握，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牢牢地植根在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土地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必然王国”，开始摆脱盲目走向自觉；为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其他问题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正确的出发点。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为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为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新的前景。1990年底召开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12条指导原则，正是在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上的深化。只要我们不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我们就能够继续能动地认识和创造自己的前途和未来，让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社会主义认识史上的巨大飞跃

——论我党对社会主义发展 阶段的探索和贡献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郭伟 周治滨

根据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建构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步入社会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无疑是其基础或首要问题，是其他部分包括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赖以提出和展开的根本依据。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当着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盲目性的时候，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混乱和偏差；当着对此有了明确而系统的说明之后，整个理论轮廓便显得清晰而明朗。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探索，正是经历了一个从一定程度的盲目状态，到正确结论的过程，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及其科学的解释，从而打开了通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自由王国的大门。

一、认识上飞跃的序曲

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开始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开始这样的认识除了为当时历史发展客观形势所需要外，也出于党的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理论的成功经验；而且，苏共 20 大以后带来的思想冲击，激励了这种认识的展开。截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进行的积极有益的探索主要集中在 1956 年前后、1958 年底到 1959 年上半年、1962 年前后三个时期。概括起来，提出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明确我国的历史发展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尚未完成。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他随后认为：“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同上，第462页。）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和“建成”这样两个说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概念，并以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来区别两者。在建设“建立”和“建成”之间，显然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初始发展阶段。并且将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这个阶段的主要标志和进入下一个阶段的主要标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第二，提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并试图划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1958年底，针对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反复强调我国现阶段还是社会主义，提出建成社会主义要划线，要搞几条标准，并提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5个条件。1959年11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同年11月，刘少奇在阅读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分为几个小阶段，除了低级阶段外，还可以有中级阶段，等等。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我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深化。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积极意义在于明确当时我国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反对急于过渡。提出划分社会主义的阶段则进一步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尚处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第三，初步注意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我们党一开始便认识到中国搞社会主义的起点与苏联相比有明显的差距和不同，其特点是“一穷二白”。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在各个发展阶段

上应当具有与苏联不尽一致的标准。当然，在标准问题上，由于受急于求成的思想支配，我党曾一度发生过降低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偏差。但这样的思路有其积极意义，比如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显然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标准。

第四，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逐步有所认识。1956年前后，我们党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并设想经过十一个五年计划至二十一个五年计划即50年至100年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1962年，经过超阶段冒进的教训，我们党加深了对社会主义长期性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7页）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从1956年算起要用100年左右时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我们党现在提出的“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0页），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存在着认识上的严重局限。

首先，对基本国情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基本国情是指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客观要素，即自然状况和社会状况在其本质方面的客观呈现。显然，认识国情就是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党向来注重分析和研究国情。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对于国情的认识，比较多地偏重于自然国情，如“人口多”，“耕地少”，“一穷二白”等等；而相对忽视认识社会国情，如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各种社会关系的成熟程度，民族心态的变化进步等等。在国情诸要素中，社会生产力的状况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基本要素，是既不可自由选择又不能逾越的既定的现实。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基

本国情主要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低，生产力水平呈现出层次上和地域上的不平衡，商品经济不发达和科学技术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初期发展在总体上必然是从为生存和温饱而奋斗，经小康到现代化的发展。但我们党对此一直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常常表现出不得不承认却又总是企图超越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过程。这就使得我们不仅未能从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出发，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必将经历的特殊发展阶段，导致了“公社化”和“大跃进”的超阶段冒进的错误；而且未能坚定不移地将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

其次，没有清醒地分析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历史差距。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他们所掌握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对于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和特征，作过一些描述和概括。但他们反复强调说明，他们从来不想也没有为后人提供关于未来社会的什么模式，他们的看法如果脱离了他们所依据的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20页）后来，社会主义并没有像马、恩所预料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而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里陆续取得胜利。这样，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恩的构想所依据的条件之间便形成了很大的历史差距。分析和认识这一差距，本来应当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科学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契机，然而却遗憾地成为理论上的盲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由此出发去认识自身所处的阶段，反而犯了机械套搬经典作家构想的错误。我们党一直试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发展阶段问题上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仍然没有能够从事实存在的历史差距出发认识问题，克服普遍存在的理论盲点。因而对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和发展标准等问题，总是有意无意地要回到马、恩当初的构想上。我们党的几次有益探索也没能始终、一贯地坚持下去。

上述认识上的局限，加上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复杂影响，我们党在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逐渐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在 60 年代初提出了“大过渡”理论。这个理论虽然包含着反对过早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成分，但是它把过渡时期扩展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即从夺取政权到建成共产主义都是过渡时期。这就一方面混淆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断定两个阶段的主要矛盾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否定了它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大过渡”理论的提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越来越陷入一种误区状态，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

总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既有积极有益的开创和贡献，也有明显的认识局限和理论失误。这种开创与局限同在，贡献与失误并存的状况，为党在日后的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直接材料，奏响了认识上飞跃的序曲。

二、认识上的巨大飞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所以没能突破认识上的局限和陷入认识上的误区，从根本上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还没有为正确的理论形态的形成，提供充分的材料。如果说本世纪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其生产力的社会化水平、社会关系的成熟程度都低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水平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文化则更加落后。这就更加不能期望从经典作家那里去得到现成的答案，而必须经历一个实践的展开以获得经验的过程。毛泽东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6 页）这也是为什么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其发展阶段，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由不认识逐渐认识到泛泛地认识到接近于自

已实际情况的认识的过程。

如此看待问题，并不能使我们为曾经出现的失误找到借口和感到宽慰。实际上，在探索中发生偏差常常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后来林彪、“四人帮”将发生失误提出的“大过渡”理论歪曲为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当作“顶峰”和“绝对真理”。这就完全扼杀了探索的精神，并使失误极端地发展而得不到及时纠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重新恢复了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日益深化，我党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日益深化并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党的文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如果说这段文字在《决议》中主要是说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话，那么党的十二大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和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开始探讨初级阶段的期限和特征，便意味着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始形成。

十二大前后开始酝酿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突破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拨乱反正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励了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另一方面，与党在以往的探索相比，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全国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热烈讨论。据不完全统计，从1987年1月到10月底，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先后召开讨论会、座谈会38次，各种刊物上发表探讨初级阶段的文章240余篇，另出版4本专著。这种情景，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些成果，逐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止时间、基本特征、主要矛盾、基本含义等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党中央广泛吸收和采纳了理论研究的成果，进一步条理化，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从而实

现了 30 多年来我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新飞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不在于它一般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将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一般说来，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成熟的演进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也理应如此。在经典著作和建国以后我们党的探索中，都具有这样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贡献首先在于：“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10 页）。正是这种特指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阶段的社会性质紧密结合起来，突破了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理论盲点，从而填补了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在发展阶段认识上的空白。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社会主义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时，曾经作过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但他们的设想有两个前提：一是有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呼应和支持，二是有可以学习的现成样板。可见，他们的设想不过是他们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列宁的“一国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一个重要方面修正了马、恩的设想，即发生跨越的历史条件不一定非有马、恩提出的两个前提，但一定要是整个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由于这个修正，为落后国家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但是，列宁的“修正”只完成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上篇，即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至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下篇——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这些国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有什么区别，列宁虽然进行了积极的论证，提出了“最初阶段”、“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等概念，但没有来得及完成。对于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含义、依据和过渡办法，列宁

说：“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随后，斯大林捍卫了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但他也未能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的起始阶段作出科学的回答。

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超阶段冒进和后来的“大过渡”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摆脱对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机械理解。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多年中，始终不能摆脱一种两难的局面：一方面，落后的生产力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解又否认公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落后的生产力要求通过充分发展商品经济，进而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解又否认商品、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处于一种扭曲状态。

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完成了列宁所没有完成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下篇答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告诉我们，当落后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变异性，而获得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殊荣以后，还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样，这个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出现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差别就是非常自然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继承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积极成果，同时走出了认识上的误区，使我们对于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把握，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牢牢地植根在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土地上。

三、通向自由王国的人口

毛泽东曾经不无遗憾却又充满信心的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页）我们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社会主义认识论上的巨大飞跃，就是因为它把经典作家们设想的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统一起来，正确地揭示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性质、历史方位、基本国情、主要矛盾、中心任务，从而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必然王国”，开始摆脱盲目走向自觉；为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其他问题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正确的出发点。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为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马克思说过：“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去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这就是说，必须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紧紧把握所处的阶段来分析形势，提出目标，制定路线和政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划清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与过渡时期的区别，为认清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防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依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就划清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与成熟期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为认清我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克服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的倾向提供了依据。

由此出发，人们就比较容易澄清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相脱节而产生的种种困惑，从而加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关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关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

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关于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关于用“一国两制”来实现国家统一等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如果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解，这些观点和主张都会是“离经叛道”，因而国际国内都有人怀疑我们不搞社会主义了。但如果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出发，这一切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而且也的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因此，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政治风浪，我们党都必然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些正确的方针。

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为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理论开辟了新的前景。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事业。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许许多多的“必然王国”有待我们去探索和认识。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初级阶段理论为我们提供今后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且它自己也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对于初级阶段的认识。由于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个阶段的许多方面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展开而为人们所了解和掌握。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题目下深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打开了通向自由王国的大门。

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初级阶段理论从我国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出发，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分析入手，遵循从个别到一般和人的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不断深入以及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的原则，从而有助于我们探索和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面临的各方面问题。党的十三大就是这样。它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具体勾画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向和目标，党的建设任务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三大还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认识成果，概括为 12 个理论观点。它们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

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各方面的问题，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十三大以后，形势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初级阶段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既在实践中指导各方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了严重的政治考验；又在具体执行中，在某些时候和某种情况下发生了不足和失误。这种状况，是符合人的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认真探索、思考和解决这些新问题，并在理论上加以新概括。1990年底召开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回顾和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十三大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了12条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原则。同十三大相比，这12条原则的表述更严密，理论内涵更接近于当前阶段的实际。如果说这十三大提出的12个理论观点是从总体上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话，十三届七中全会的12条指导原则就是对这个总体认识在现阶段的具体化和定型化。12条原则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破题，紧紧围绕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各方面更加清楚、完整地回答了在现阶段，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以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具备了更加确定、完备和清晰的理论形态。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12条指导原则，说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领域，即开始摆脱过去较长时期的盲目和偏差，进入自由王国之门，走向更加自觉和成熟。可以相信，尽管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仍将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只要我们不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我们就能够继续能动地认识和创造自己的前途和未来，让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